

金刚台悟“红”

黄圣风/文 汪诚/图



九曲回肠的盘山路，考验着驾车师傅的车技，也考验着车内故作镇静的我。胃里头有一股无法按捺的冲动想要往上涌，就像地心奔突的岩浆，你无法阻止山口的喷发。在吐出几大口酸水之后，我有气无力地对一行的作家老师也吐了一口酸水：晕车，真的好难受！

老师们频出妙招，有建议嘴里包一颗糖的，有教授捏足三里的，有帮着拍虎口的，最后有人提议，不如唱唱歌，注意力转移了，说不定就好了，于是乎歌声响起。歌声从宽大的玻璃窗飞出去，飘荡在奔赴金刚台的崎岖山道，散落于深深浅浅的沟壑之间。

当年金刚台上的妇女排，艰辛地穿梭于崇山峻岭、逶迤小道时，是不是也有歌声呢？

汤家汇一带，层峦叠翠，山岭巍峨，偶尔一转弯的空旷处，千峰一弧，林涛竹海，风起云涌。大别山的秋天，深邃而丰满。行至于此，不觉触摸到一道红色的脉搏，触摸到岁月夹层曾经的烽火硝烟、枪管摇曳。耳朵边，一曲低沉浑厚的旋律，由弱而强，庄严地响起。

“从来就没有救世主，也没有说神仙皇帝，要创造人类的幸福，全靠我们自己……”

“我们拿起武器，保卫家乡，保护自己！”歌声叠加上女人们的歌声，坚定而自信。一群英勇的女性，为自己的翻身，为大众的幸福，要与白狗子拼到底。不能随大部队前线抗日，那就在后方坚持游击战吧，再苦也不言。她们挖野菜、采野果、打野鸡，把生存的艰难踩倒在草根之下。没有武器找敌人要，周旋，声东击西，打伏击战，慢慢积攒反敌的力量。她们怀抱里还有婴儿，那就用布袋兜在胸前，带着娃儿去打仗。

一群手无寸铁的妇女，从各自的不幸中奔出来，从一腔杀敌自救的激情中奔出来，从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中奔出来，沿着一条红色的脉络，汇聚到一起，汇聚到金刚台的原始密林之中。

也许现在你用电子导航还迷路，坐在车上还累得不行，而过去这十八盘的山路上，妇女排战士们是用脚来寻路和丈量。人们可以翻开书本，对着那一段历史空发感慨，却无法翻开妇女们的脚板心，脚板心上记载的才是真正的革命，真正的岁月和沧桑。

眼前的金刚台，安宁地坐落在红色皖西——金寨县连通的群峰之中，斯文地像一个待嫁的少女。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瑰丽美景依旧在，“八月桂花遍地开”的歌声依旧在，期待的目光却难以再寻到火红年代的枪声，以及豁然而明亮的婴儿的啼哭声。世界一片安宁，山山岭岭庄严肃穆，高低错落的大树小树、野草山花都幸福地享受阳光，不言不语地面对追寻者虔诚地膜拜，不为所动，定若禅宗。

那一年，红军主力撤离大别山，大部队开拔，北上长征。妇女们七嘴八舌要跟大部队一起走，难成行啊。组织上让部队留下女同志，还有地方上的女干部，分散隐蔽或回家种地。女人们一百个不乐意也必须服从，斗争到底的决心把她们凝聚起来，于是成立妇女排，上了金刚台。

排长桂花的肚子里，有一枚红色的种子。这是红军战士的血脉，是革命的后代，是红色的未来。想必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，金刚台的上空也有祥云缭绕，夕阳中漫山的树叶被镀上壮丽的金边，美得无比灿烂。

孩子是生命的宗教。当他一身圣洁地来到人间，降落在某一簇山草，或者某一处烂泥之中，双目微睁，观瞻人间，一定也是被上帝祝福的孩子，上帝也给他在那前方摆上了一条遥远的

人生路，通向风和日丽的未来。

而这枚革命的花朵，开在烽烟弥漫的战争丛林，一路要经历几多凶险、几多不测、几多水深火热，无人知晓；这一枚生命的火把，穿过黑夜，再穿过黑夜，黎明究竟有多远，没有谁可以丈量。上帝并不执意去安排一个人一生的命数。

女战士们把母子团团围住，目光中充满惊喜而激动的母性的爱怜，她们几乎是双手合十，诵经般邀请这个小生命来到人间。尽管，她们的心里有丝丝的惶恐和忙乱，尽管不时响起的枪声宛若冰雨滴在眼睑。但是，一旦出生了，就是上天不予更改的命数，即使来得再不是时候，都必须拨开前方雾深露重的艰险，往前迈脚。

此时，金刚台的妇女排大约40人，住在隐蔽的山洞里，四面被白军重重包围。封锁住，搜出来，剿灭光，这是白军的理论。

生存下去，保存力量，伺机反击，这是妇女排的理论。

围剿开始了。战士们钻入杂树林，荆棘密布，孩子的哭声响起；转移过河，冰冷的荷花塘浸过半腰，咳嗽，孩子的哭声再度响起……

这不合时宜的哭声突然成了生与死的命脉。这一点，婴儿永远不会明白。但妇女排的每一个战士明白，婴儿的母亲桂花明白。很多情况下，“明白”是多么残酷的字眼，明白了，就不能放任。更残酷的是，此时此刻，不容理论，不容思考，不容分辩，你必须立刻去做一点什么，阻止哭声，阻止暴露，阻止可能的后果，阻止潜伏的命数。

当千钧立于一发之际，你是托住千钧，还是雄助一发？

一个母亲，面对怀抱中哭泣的婴儿，最原始、最有效的办法，就是把奶头塞进孩子的嘴巴。万世母亲，代代如此，人类天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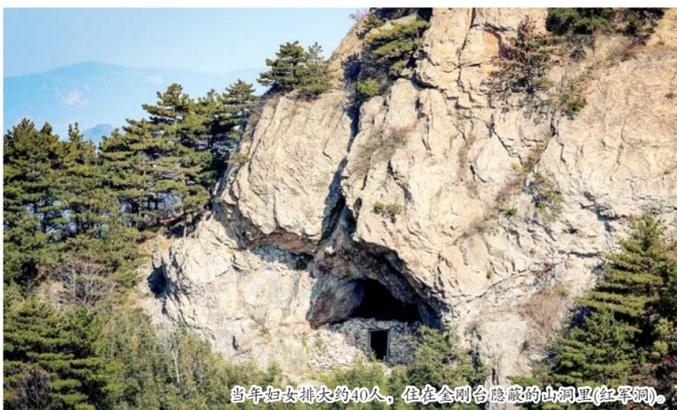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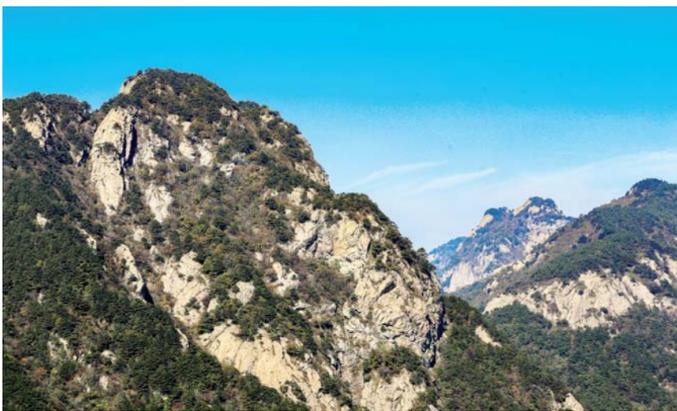
谢天谢地，孩子不哭了。

四周死一样安静，白军枪杆子拔拉草木声，边搜边发出的咒骂声，像来自天外。所有匍匐的战士屏住呼吸，这一刻，箭在弦上；这一刻，一声咳嗽都能着火。这一刻，山花野草都不敢生长；这一刻，天与地只管对视，不敢说话。这一刻，一秒长于千年。

只能等待。等待白军捕捉的大网一步步移向别处，才能迎来新生。保住大家，就是保住革命的力量，革命的火焰，



峰峦叠嶂金刚台。



当年妇女排大约40人，但在金刚台隐藏的山洞里(红军洞)。

就可以继续打鬼子，就会有胜利，就会有希望，就会有光明和远方。

可是，母亲已经长久地没有粮食吃了，半个多月没有咽过一粒大米，野菜、树皮填充的肚皮，血脉的运行不可能产生美学，神奇的生理机制在这里一点都不神奇；没有原料，就不可能产出洁白的乳汁。

孩子辛苦半晌，累疼了腮帮子，也没有吮吸到一口甜香，他不乐意了，他要告诉妈妈，他要诉说，他要责怪，他要抗议，他要发出不满的声音。而这要命的声音，是许多战士命悬一线时飞来的一把刀，刀锋一出，星落线断，坠于深渊。

母亲已经感受到婴儿的躁动，那母子连心的一个挣扎，母亲已经听懂。在孩子的小嘴松开乳头，准备用“呜呜哇哇”的牢骚告诉妈妈饥饿难耐的时候，在小嘴巴张开的一瞬间，在乳头即将掉落的一瞬间，在恼怒的哭声即将爆发的一瞬间，母亲胸前一挺，双臂一紧，用乳头牢牢压住了孩子的嘴巴。

母亲心里告诉孩子：稍等啊，稍等，挺住！你的父亲是红军的指挥，你的母亲是妇女排的战士，从来都是个人需要服从党的命令，从来不做违背革命利益的事情，你是红军的后代，怎么能不止住哭声呢？你要听话……你是多么可爱啊，儿子，妈妈盼着你快一点长大，那时候啊，江山打下来了，你可以穿着漂亮的新衣服坐在学堂里念书，长本事了，好干大事，再给娘整个好媳妇回来……忍一下，等会儿，再等一小会，鬼子就走远了，就好了，儿子。你憋住这一时，大伙儿就得救了。孩子啊，大伙儿得救了，你也就得救了……

孩子猛烈地挣扎在母亲桂花的怀抱里，越来越烦躁，他稚嫩的小手在空中乱抓，小腿剧烈地踢踏。

母亲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，经久不动。

她的眼睛死一般盯着渐渐逝去的白军，她用心劝慰自己的乳儿“一会就好，儿子，一会就好……”

当夕阳血红地斜向山头，远去的白匪背影开始模糊的时候，母亲松开了自己的宝贝。

不再挣扎的孩子，百般挣扎的母亲，一个静，一个动。

几分钟之前，孩子动，母亲稳若磐石。

几分钟之后，孩子静下来，母亲却从外到内，从内到外，从鼻梁到眉眼，从顶门心到五脏六腑，全都起伏起来，撕心裂肺。一声声呼唤化成无边的泪水，滚滚而下：“我的孩儿啊——”

这一声呼唤，像一只震山的锤子，敲得天摇地动，山颤、水颤、草木颤，所有在场的人心，为之颤抖。所有人

的心脏和肠子，都一把把从肚子里掏出来，在泥巴里翻搅，在磨盘下碾轧，在砧板上砍削，在热油里煎炸，在箭矢下穿孔……

这罪孽深重的世界，一贴镇痛的膏药都不给你。

此处没有神，没有佛。这里有悲苦、高寒、舍身站在一边注目礼，对着两百里金刚台，对着一面红色的旗帜、一个红色的母亲、还有一个红色的孩子，行注目礼。野林乱石之间埋头流淌的淙淙细泉，也把一生的水，都向这个山洞流了过来。一位被洗劫一空母亲的母亲，宛若河面上一个枯渴的落叶，随波跌宕，哪一处水面都无法提供给她失落的果实。

大家一起埋葬了孩子，像埋葬一枚红色的种子。金刚台不知名的小山岭，名不见经传的泥土，因为埋葬了这样一个被牺牲的小生命，而变得格外的高贵而厚重。

人们埋葬了一个最小的革命者，一个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“战士”。荒僻的汤家汇，薄薄的土层，以巨大的疼爱收藏了这个婴儿。

金刚台的九月，没有映山红，没有兰草花。那些来自春天的基因，不讲诉秋天的故事。但虔诚道“红”一群人，依然发现了无比灿烂的“红”，非常悠远的“香”。

世世代代居住于山里的人，把漫山遍野的一种植物叫做“映山红”，他们没说映山的是“红”还是“血”，把千山万壑的一种植物叫“兰草花”，没有说兰草花是“草”还是“花”。无数的英雄儿女，有的越过死亡，有的趴在，我们却深深知道，她(他)们都是天空的旗帜，大地的花。

汽车在薄暮中下山的时候，回眸一望，金刚台峰峦叠嶂，竹影绵绵，天光和地气孕育英灵，金刚台体内的铁，体外的奇峰秀石，无不浑然天成，气韵妙合。

来金刚台，我们上了红色的一课：生动，丰满，铭记不忘。

“红”是一本书。

“红”是一本教科书，摊开在绮丽的山水之间，摊开在广袤的历史之间，摊开在英雄们清澈宽广的灵魂之间。得叫一代人去阅读，去领会，去咀嚼，去感受；

“红”是一本哲学书，有不尽的错综和矛盾，有无限的存在和永恒的精神，有丰盛的困惑和痛感，需要人们去剖析，去解读，去习得，去品鉴；

“红”是一本关于大德大爱的书，是精神高空圣洁的白云，可以擦拭琐碎的生活，可以拂拭缺少光泽的内心。

感悟“活着”的孔子

戚卫国

6月12日上海浦东图书馆老友会之，周日晚八点央视一套将播出《典籍里的中国》之《论语》篇，并有六安老乡鲍鹏山作为现场嘉宾。喜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笔者第二天晚准时收看，并随着节目的精彩演绎而心潮澎湃，浮想联翩。

《论语》篇延续了《典籍里的中国》首篇《尚书》的叙事方式，由国家话剧院担任节目创排，精心策划。邀请重量级的嘉宾鲍鹏山、蒙曼等人现场精彩解说，央视著名主持撒贝宁扮演“当代读书人”的角色，他穿越2000多年，与春秋时期的子贡仍至孔子等人实现“古今对话”，并与观众一起识读《论语》。

《论语》篇从西汉海昏侯墓中发现失传1800多年的500多枚、属于《齐论语》的竹简说起，节目编创团队以一种亦幻亦真、时空轮换、高度浓缩的方式，讲述孔子坎坷且辉煌的一生以及孔子与弟子真挚情感的历史故事，以雅俗共赏、老少皆宜、温情而富有力量方式展现给观众。

逆境中坚守，是节目的第一个高潮。“陈蔡绝粮”这一段故事被演员们演绎得荡气回肠。这一事件也是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中磨难的一段经历，孔子与弟子被困于陈蔡之间，绝粮七日。子贡受命于危难，前往楚国求援。孔子到六十岁还四处碰壁，受尽嘲笑，“累累如丧家之狗”！节目中观众感受了孔子师徒追求“天下大道”的艰难过程。他们饱经苦难，一路同行，一路坚定，如“岁寒松柏”，哪怕只剩下“一碗薄粥”，也以清水稀释，师生共享，共叹“味道甚美”！正如舞台上的今日读书人撒贝宁所言：“追寻大道的苦，患难真情的甜，都在这一碗薄粥里了！”

送别弟子，是节目中的第二个高潮。晚年弟子众多，本是对孔子的一种慰藉，但恰恰孔子最爱的两位弟子颜回、仲由却先他而去。当舞台呈现这段感人肺腑的生离死别时，孔子因白发人送黑发人而心碎，老泪纵横，声嘶力竭。孔子颤抖的声音在呼唤“回啊”、“仲由”！众多观众眼泪纷飞。据拍摄这场戏的创作团队回忆：当说完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，饰演孔子的王绘春倒在地上，他已经难以抑制喷薄而出的情感，被拉起来的时候，还一直在擦眼泪。目睹了这一切的撒贝宁说：“那一刻，我仿佛真的站在了孔子面前，真切地感受着孔子的情怀。”

节目中东汉经学大师郑玄、唐代西域少年卜天寿、宋朝大儒朱熹等等也给我们留下印象。

现场嘉宾中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说：《论语》现存二十篇，接近一万六千字，我们的这些言论从何而来？实际上是孔子的弟子各有史记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《论语》的来源。“论”指编撰，“语”指语言。

上海开放大学教授、六安人鲍鹏山提到《论语》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很多弟子都问孔子什么是“仁”，孔子基本没有下过一个本体的定义，子贡问“仁”，孔子就说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；仲弓问“仁”，孔子说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；樊迟问“仁”，孔子给出了经典答案“爱人”……鲍鹏山最后说，《论语》让我们悟得人生的智慧，我们后人要“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。

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说：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动人的一幕了，万紫千红总是春！

历朝历代，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，出现在人们眼帘里的孔子有一些或是拔高、贬低，或是粉饰、曲解的孔子。笔者认为，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孔子，甚至也远不如本期节目中展现的孔子。笔者觉得，孔子是真实性、接地气，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的先人。孔子人格魅力何在？《论语》中记录着颜回对孔子的赞叹：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。”我们对孔子喜爱发自内心，正如朱熹所言：“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！”

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”，这种“天下为公”，“选贤举能”的社会，正是孔子津津乐道的理想社会。孔子为这种崇高理想历经磨难，不改初心。

笔者感叹，2000多年后，在人人可以读书的和平稳定时代，却有人丧失了进取精神，身上充满陈腐之气，或迷恋于网络游戏，或善游于“内卷”环境，也有后生欣赏“躺平”人生观，自暴自弃，玩世不恭。亦有从商者丢失了诚信之道，唯利是图，比2000多年前的儒商子贡差之万里。

“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”，笔者认为，孔子眼里的“贤者能人”，让“不仁者远矣”第一人为虞夏时的皋陶。在六安城里，有天主教堂和道教庙宇等，“万世师表”孔子曾安身的六安州古文庙古籍记载犹在。现留存的大成殿、明伦堂等如何结合六安实际维修和利用，犹如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问答题。

孔子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，这也是许多中华后人的人生轨迹！

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、“君子和而不同”、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，《论语》中的人生哲学使许多中华后人受益终身！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《论语》中的这些金句，成为许多中华后人的座右铭！

感悟舞台上“活”着的孔子，就是感悟孔子“追求大道、虽苦犹甜”的精神永存！



资料图：金刚台妇女排部分队员合影(摄于1957年12月24日)。